

回族历史长篇小说《迁》系列之 西域东来



迁

西域东来

迁



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浩春 著

回族历史长篇小说《迁》系列之 9《 》

迁

西域东来



张浩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迁:西域东来 / 张浩春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227-04220-4

I. 迁…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1457号

迁 西域东来

张浩春 著

责任编辑 何志明 吕 棣

封面设计 香 榆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千

印 数 3500册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220-4/I·1125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章

进入铁木尔忒察隘口，时序就像一下子由秋末跌入了寒冬，越往前走越觉得寒风刺骨。等走出那一座座高耸入云、终年积雪、连绵不绝的大山重新见到人家的时候，就真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隆冬季节了。还穿着单衣的队伍踽踽在茫茫雪原上。队伍减员情况很严重，几乎每天都有倒下起不来的。阿里时时鼓励着札兰丁，不让他精神上有丝毫的懈怠。伊斯玛仪喋喋不休地讲述着他过去在商道上的人和事，给札兰丁和自己打着气。高高大大的艾哈迈迪走在札兰丁的上风口，用自己的身躯给他遮挡了部分寒流。好不容易熬到了别失八里，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洒向一望无垠的东亚草原，把他们阻止在了这个靠近蒙古的驿站。

大雪在天地间拉起一道帷幔。大朵大朵的雪片从铅灰色的天空飘落下来，被风吹着划出一道道斜线，阻挡了人们的视线，远山近树都显得有些蒙眬。纷纷扬扬的雪花在大地上铺展、堆积，草原像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絮。札兰丁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他披了一床破旧的棉被，站在刚刚配给他们的只有一层毡子只挡风雪不挡寒的简易帐篷门口，一动不动地注视门外纷飞的大雪。

这是一支由蒙古骑兵押解着的中亚穆斯林俘虏队伍，他们是成吉思汗首次西征的第一批战利品，将被押往荒凉高寒的蒙古高原，去给那里的蒙古贵族和战争功臣做奴隶。

札兰丁是他们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是在路上满十六岁的，上唇刚刚





钻出的绒毛似的胡须表明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未发育好的身体显得有些孱弱，骨感极强的身架从那床披在身上的破棉被里隐隐凸显。微微卷曲的黑发和浓浓的眉毛像是栽到头顶和眉骨之上倔强的挺立着，深陷的眼窝下边高挺的鼻梁让他有了一种雄性的冷峻。他紧咬牙关，一双黝黑的眼珠射出的是一股和他年龄极不相称的冷漠和忧愤。从被大雪阻止在这片戈壁驿站上起，倒头睡了几天的札兰丁觉得浑身懒洋洋的，尽管漫天飞雪，也丝毫引不起他多少兴趣，可他还是站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外面的一切。

天地间那道帷幔在寒风里抖动着。雪花落到地上，又被风旋起重新飞上半空，增加着这道帷幔的厚度，把札兰丁他们同大千世界隔绝开来。在这道帷幔的后面，积雪盖住了大地、枯草，掩住了来时和去时的路，甚至盖住了远处一片茂密的灌木丛。随队猎狗在雪原上的奔跑变得吃力，最后龟缩在勒勒车底，那架勒勒车慢慢地也变成了一座雪丘，只在侧风面给那只猎狗的临时住所留出了一个黑黑的洞口。

大雪不屈不挠不紧不慢地地下着，带给这个世界的是单调、空洞、寂寥和苍凉。一种难耐的寂寞袭上札兰丁的心头，让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和憋闷。他愣在那里，就像在家乡锡尔河草原雪后他和弟妹们堆起的雪人，默默地注视着茫茫雪原。

札兰丁的家乡锡尔河草原，在中亚花刺子模国锡尔河到阿姆河之间靠近锡尔河一侧。那里的冬天也下雪，每年冬天都会有几场较大的雪。有时雪会把草场覆盖，他们只能找迎风的坡面草高的地方放牧，严重的时候就动用秋天打下的牧草。每到这时不用去放牧，札兰丁就常常站在房门口看着外面纷飞的大雪欣赏雪景。雪一停他就穿上底部裹着牛尿泡的羊毛毡靴，踏着积雪转上一圈，他喜欢双脚踏在雪原上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响声。还会和弟弟妹妹们一起铲雪堆雪人，拿两个羊蹄瓣当眼睛，插上一个红辣椒当鼻子，怎么看怎么像西方罗马来的商人一样挺着个大尖鼻子，特别好玩。然而同这里比起来，那里的雪就小多了。

一想到家，札兰丁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还有家吗？没有了家人的一座孤零零的石头房子还叫做家吗？

往日美丽的锡尔河草原刚刚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浩劫，蒙古人的铁



骑将那里的一切踏成了齑粉。札兰丁的爷爷、父母、婶婶以及三个弟弟妹妹都没有逃过这场劫难，被凶神恶煞的蒙古人残酷地杀害了，那座曾经盛满温暖与欢声笑语的石头房子，现在只能孤零零地矗在那里，任凭严寒酷暑风吹雨打。他和叔叔阿里也成了人家的俘虏，在马刀和皮鞭的驱赶下，朝着遥远的东北亚一路走来。

家在他和一同被驱赶着他的这伙的同胞心里，恐怕永远是一个符号、一个永远的痛而已了。

札兰丁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多远，也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更不知道余下的路还有多远。他只知道，他的小命攥在那些整天挥舞着马刀与皮鞭的扁脸兵将的手里，在朝着一个雪的国度跋涉着。

这场大雪在给人们带来精神折磨的同时，也给了他们身体上稍微放松的机会。从锡尔河草原出发到这里，他们已经在蒙古骑兵的押解下日夜兼程地走了大半年，用瘦弱的双腿丈量了辽阔的草原、险峻的高山、茫茫的戈壁。能有这么一个稍事休息的机会，一定是造物主心疼他的这些正在经受磨难考验的造化物而特意安排的。人们终于可以让受尽颠簸之苦的腿脚做短暂的歇息了。

毡包里，阿里叔叔正在和伊斯玛仪围着被子低声聊着天，艾哈迈迪凑过去弯下他那过长的身子，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阿里扭头看着伊斯玛仪说：你说你的家人不在花刺子模而在大宋，你不是花刺子模人，蒙古人抓你来就不对了，你应该同他们说清楚。

伊斯玛仪不仅胆小，身子也小，又很单薄，所以他特别怕冷，缩在被子里还有些瑟瑟发抖：你以为住在大宋就是大宋人了？那是人家汉人的天下，人家管我们叫“番客”“番胡”“胡贾”“胡商”。我是才去的，那里有住了好几辈在那里扎了根的，就算在那里出生的也只能算是土生番客。我们是客人，咱再怎么受蒙古人的气人家也不会管的。再说，蒙古人与汉人都在争天下，咱是大宋的番客，蒙古人就把咱也划到了汉人一边，能对咱好吗？

阿里一路上心情不好很少说话，现在被大雪阻止在这里，不用整日里跋山涉水地赶路了，这才有机会坐下来叨叨起往事。听了伊斯玛仪的话，



阿里说：能拿你当客人就不错了，在这里你只能是俘虏。你说大宋那边是汉人的天下，那就是说也是异教徒的天下了。我们信仰真主安拉，蒙古人信他们的长生天腾格里，那汉人信什么？

伊斯玛仪摇摇头：我家在泉州，很远很远的南方，本该走水路的，我受不了海船的颠簸，才一年到头跑在沙漠商道上，对当地人也不是很了解。不过我听早过去的多斯提（穆斯林兄弟）说，好像汉人什么都不信，又什么都信。

阿里又问：那里穆斯林多吗？

伊斯玛仪说：多。大一点的城市都有礼拜寺。人家汉人大都讲究什么耕读传世，平常小户种地为生，南边种水稻，北边种小麦。有钱的人家就读书，读好了书才可以做官。他们好像不怎么喜欢经商，他们管咱们穆斯林商人叫胡商，像我们这样的行商，人家就更不愿干了。说什么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干咱们这一行哪有方啊？

阿里点点头：我们都家破人亡了，下一步也不知道是让咱们上刀山还是下油锅哪。真有一天不打仗了，你还好，还有个家，可我们什么都没有，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哇。

艾哈迈迪听到这里直直身子：要有那一天，我还回撒马尔罕。阿里叔叔，你是去撒马尔罕还是回锡尔河草原？

阿里低下头去，眼里含起了泪水：我的家人都没了，就我和札兰丁，我们成了飘在天上的浮云，没有根了。

伊斯玛仪看了看阿里安慰道：不打仗了和我走吧，我们一起干。一路上我看你脑子挺灵活的，也算个有胆有识的人。到了那边再成个家。哪里的黄土不埋人？还不是一样？

艾哈迈迪看了看阿里，又回头看了一眼在门口发呆的札兰丁：那我跟札兰丁回去，他说要回去找他的法图麦。

阿里也抬起头看着札兰丁的背影，长长地叹了口气：这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躲过这场灾难，只有祈求真主了。

札兰丁站在门口听着屋里的谈话，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搅乱了一样，有些烦躁起来，他默默地回身挤在阿里叔叔的身边躺下，用被子蒙



上了脑袋。

大雪终于停了下来，继续向前开拔的路没有了声息，几千人的队伍默默行进在空旷的原野上，只有漫山遍野的积雪和从西北吹来的凛冽朔风。空旷的草原没有任何抵挡，任由风在大地上回旋着，号叫着，像无数只草原狼发出的哀嚎。那风是透骨的，从领口、袖口、裤管钻进去，直浸到骨头里去，处在旷野里，不大一会儿就让人四肢麻木、浑身冰凉。积雪也被冻上了一层冰壳，远处有不知名的野兽在雪原上飞快地掠过，尖锐的四蹄在雪面上刨出一溜雪雾。视线所及看不到树木，也看不到草，想必草原被大雪盖到底下了，只有偶尔走到一座丘陵的阴面，才可以看到迎风的坡面上有些枯黄的针茅和旱苇的叶梢，在雪面上颤巍巍露出一点头，瑟瑟地在寒风里做俯首状。

快到蒙古大本营了，在外征战了近两年的蒙古骑兵随着家乡越来越近思乡之情更浓了。为了加快速度，蒙古人允许这些俘虏骑马或是坐到马拉雪橇上。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懂马，他们的骑兵每人都有三四匹战马，加上这次西征又俘获了不少优良的阿拉伯马，就将一些他们挑剩下的弩马给俘虏们骑，另有一些做了挽马。雪一停，在别失八里伐木做了一些雪橇，这样一来行进的速度自然快了许多。可是，在这凛冽的寒风中，人们不得不依靠剧烈的活动增加一点体温。在雪橇上坐一会儿，就有人下来跟着跑一段，要不很快就会被冻成冰砣。

路上的最后一晚，队伍来到一座小山跟前，蒙古人叫人们越过山脊到背风的一面就地宿营。连他们也没再支起毡包，而是用起了简易帐篷过夜。他们也太想家了。

这个小山包的背风面有一片不大但较为平缓的斜坡，因为背风积雪很少，只有薄薄的一层，很多地方甚至裸露着枯草和岩石。他们便在这难得的较为干爽的地方支起了帐篷。一天下来都是在雪地里急行军，体力消耗很大，不大一会儿，人们就纷纷进入了梦乡。

一开始，阿里有些睡不着，他听着外面呜呜的风声想起了家乡锡尔河草原，想起了撒马尔罕，心里很不是滋味。好不容易睡着了还被一阵狼嚎给吵醒了，等随队的猎狗狂吠了一阵又归于寂静后，这才闭上了眼睛。



逃

睡到下半夜，人们被一阵猎狗的狂吠和一声人的惊叫声吵醒了，外面有猎狗在和什么动物撕咬着。阿里睡在帐篷边，就觉得棚毡被重重地撞了一下。他惊醒后猛地坐了起来，札兰丁和伊斯玛仪也跟着直起身子。黑暗中，札兰丁小声地叫了一声：叔叔！

阿里迷迷糊糊地说：我听到有人喊了一嗓子。

伊斯玛仪说：我也听到了。

借着从门帘缝透进的雪光，阿里回头看了下，问伊斯玛仪：艾哈迈迪哪？

伊斯玛仪这才注意到身边少了一个人，他一下子愣了：坏了，是艾哈迈迪，他出去了。

三个人赶紧起身，一边大叫着艾哈迈迪的名字一边冲出帐篷。猎狗狂吠着往帐篷后面的山头上追去了，看来刚才一定是它和草原狼撕咬着。阿里他们冲出帐篷也傻眼了。到处白茫茫的一片，地上的积雪反射着天上的星光，比夏日里的月光还亮，四周除了一座连一座的帐篷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帐篷的前面是看不见尽头的茫茫雪原。札兰丁大声地喊着：艾哈迈迪，你在哪儿？

没有人回答，就连札兰丁的呼喊也很快被尖利的西北风吹远了。阿里裹紧衣服围着帐篷转了一圈，他忽然发现有一行零乱脚印向着雪原深处走去，头皮一炸愣在那里。伊斯玛仪走过来看到眼前的情况问阿里：艾哈迈迪跑了？

阿里摇摇头：不会，连蒙古人都对咱们放松了，就因为他们不怕咱跑了，跟着走还能活命，跑了连命都保不住，这道理我跟他说过。刚才我明明听到有人在外面喊了一声，一定是艾哈迈迪，会不会是他遇到狼了？

阿里说到这儿又冲着脚印远去的方向大喊了几声，见没什么动静，就慢慢踩着雪地上的脚窝向前走去。看似平展展的雪原越往前走积雪越深，阿里这才明白前边是个下坡，下雪的时候大风把迎风坡的雪吹过山头，吹进了背风面的山坳里，把整个的山坳填平了，从这里望出去根本分不出前面的雪会有多厚。他小心地往前走着，边走边喊着艾哈迈迪的名字。伊斯玛仪和札兰丁也走了上去，三人前后排成行手拉手慢慢地往前摸索着，积



雪很快就没过了膝盖。走出了一段，就听背后传来蒙古人的大叫：站住，都站住，不许动。阿里回过头去看人们都起来了，有人点起了火把。蒙古人大叫着：再不站住，开弓放箭了。

阿里停了停，他看到就在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大大的雪窟窿，再往前走脚印就没了，他想再往前走两步，伊斯玛仪拉住了他，小声说：还是别动了，蒙古人要放箭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嗖嗖几声，几个火团从他们的身边飞了过去，插入前面的积雪里。阿里回头看了看，俯下身子朝前面那个黑糊糊的洞口大叫了几声：艾哈迈迪，是你吗？艾哈迈迪，说话呀。

阿里侧转脑袋，将一只耳朵对准前方，可没有人回答他急切地询问。旷野里，只有朔风呜呜的怒号在天地间回响和着远处草原狼凄厉、悠长的嗷嗷嗥叫，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听到。阿里和伊斯玛仪、札兰丁只好垂头丧气地循着原路往回返。

帐篷前，林立的马刀迎接了他们。随着蒙古小头目的手势，几张拉开的硬弓低下了头，搭在弦上的箭意犹未尽地反射着冷冷的寒光。小头目倒没有责怪他们，甚至还上前拍拍阿里的肩膀，话语里有几分赞许，也有几分威胁：多亏了听话，要不……

阿里没有搭话，他低头回到自己的帐篷。三个人再也无法入睡，在帐篷里默默地坐到天明。好不容易挨到天亮，阿里和伊斯玛仪、札兰丁再一次来到那个黑洞前，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是个深不见底的雪窟窿，上半部由于雪光的映衬还能看到四周的洞壁，再往下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要是他们昨天再往前走一步，就到了一段短短的陡坡，看来艾哈迈迪就是在这里脚底下一滑，一头栽进去的。要不是昨晚那个蒙古小头目下令放出的几支带着火苗的箭阻止了他们，阿里也会坠入那个雪窟。雪地里这么滑，伊斯玛仪和札兰丁是拉不住他的，闹不好还会三人一起掉进去。阿里他们赤手空拳傻着眼看了看只能回到帐篷前。人们早早聚拢了过来，阿里冲那个蒙古小头目友好地点点头，算是对他昨晚的回报。

小头目脸沉着回过头去，他也不愿意呆在清晨的寒风里挨冻受罪，就冷冷地说：这是没办法的事。吃饭吧，吃饱了，咱们就开拔，过半晌就能



迁

回到老营了。

阿里摇摇头：我们不能丢下他。

或许是离他们的家越来越近了，小头目的心里多了一份平和，他回头指着不远处的雪窟：那儿是一个峭壁，还不知有多深。他掉下去摔不死，冻也会把他冻死。

阿里：雪底下没风，温度比我们帐篷里都高，不会冻死人的，我们过去把他拉上来咱们一块走。

小头目：就怕他摔昏了或是吓昏了，那样在雪窟里身体就会一点点凉下来，人就不会醒来了。

阿里：那我们也得见到他的尸首。

小头目耸耸肩一摊手：可是……

阿里拉起蹲在地上抽泣着的伊斯玛仪，抬手拍拍札兰丁的肩膀，又看看围在四周一起被掳掠来的垂头丧气的同胞，回头对小头目坚持着：可是我们不能在这最后关头丢下他。

小头目轻轻叹了口气，用赞许的目光看着他点点头。蒙古人走了，大伙这才忙活起来。在阿里的带领下，人们找出一根根长绳接起来，接出了两根长长的绳子，阿里让人们一段段使劲抻了抻，然后就拿过绳子的一头往腰里拴，伊斯玛仪上前一把抓住了他：不行，你不能去。你是念经人，没出过力气，这样的活你干不了。

阿里苦笑着，俯在他耳边轻声调侃了一句：你去呀？

伊斯玛仪抓着绳子没有撒手，脸憋得通红：反正你不能去。

人们一下子围过来，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争着要把绳子往自己身上拴。札兰丁走到阿里跟前：叔叔，我去吧。

阿里点点头，默默地解开身上的绳子在札兰丁的腰里系好，把他揽在怀里，在他后背上拍了拍：放心，有叔叔在。他教给札兰丁，实在不行就抖一下绳子，人们就会把他拉上来。

札兰丁手里拿了一根顺手的木棍走到那个雪窟前，他回过身看到人们站成一排，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抓着绳子，就冲大伙咧咧嘴，慢慢地进入了那个黑洞洞的雪窟。



进了冰窟不深，洞壁的一侧就是松散的岩石。下边是个直上直下的峭壁，借着洞口射进来的光线札兰丁看到，岩壁上的石缝里偶尔还有些带刺的灌木和枯草钻出来，积雪在这里好像并不十分密实，和峭壁之间靠的也不是很紧密，有的地方甚至有箭杆那么大的缝隙。也许就因为这样艾哈迈迪才跌落下去这么深吧？札兰丁默默地想。他不敢往上看，由于绳子的摩擦，从上面不时散落下大块大块的雪团和石屑土粒，冰凉冰凉的直往他脖子里灌，雪团在他的后背上化成的雪水钻心的凉，他使劲地缩着脖子，眯起眼睛往下落了大约有五六层房子那么高，这才觉得脚踩到了硬地。他使劲踏了几下慢慢站好，低头往下看，原来这是一块突出峭壁能容下一人的岩石，靠近峭壁有一个能爬得进人去的石洞，黑糊糊的好像很深的样子。

在草原长大的札兰丁正是愣头愣脑的年龄，他也有过钻狼洞、套獭兔、夜宿荒原的经历，特别是近一年来狼灾、兵灾肆虐的经历，让他的胆子也练大了不少。他俯下身子看了看周围并没有艾哈迈迪的影子，又趴在那个石头洞口使劲抽动鼻子闻了闻，一股浓烈的尿骚味从洞里传出来，看来这一定是什么野兽冬眠的洞府。再往下就应该到了峭壁的底部了，再能攀岩的野兽也不可能飞到峭壁上掏洞打窝的。札兰丁看着洞口，真佩服里面的野兽选择了这么个好地方，夏天能避雨，到了冬天厚厚的积雪把寒风挡在了外面，它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居它的洞府了。有时候动物比人有福气，它们醒来时也面临着很多竞争，与人的竞争，与同类和异类野兽之间的竞争，有时还很激烈残酷，可它们毕竟还有个冬眠期，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休战期呀。可人与人之间不打则已，一旦动起手来就没完没了，非要争个高低上下不可。

阿里叔叔说得对，这雪底下还真的比外面帐篷里暖和一些，几天来他一直觉得身上的衣物不存在似的，整个身体就像暴露在寒风里一样，一不活动就浑身冷得发抖，只好放着蒙古人给他的马不骑，不大会儿就跳下马在雪地里跑上一段。这会儿他进了雪窟，越往下他越觉得里面有些暖乎乎的，连后背上的雪水也不再冰凉，他也以为艾哈迈迪在下面不会死，会不会就藏在山洞里不出来了？他冲着洞口轻声地叫了几下：艾哈迈迪，你在哪儿？



札兰丁静静地听了一会儿，石洞里面没有动静。一团雪球从上面落了下来，正砸在札兰丁的头上，雪球散开后一下子灌了他一脖子，他浑身立马像被电击了一下。冰冷的雪水告诉他，他的设想是不现实的，艾哈迈迪是从高处跌落下来的，不是有意识的自己跑到这里躲起来的，他重新对着洞口叫了几声，这才回过头来看雪窟的另一面洞壁。

札兰丁低头看了一会儿，只见在岩石的外面还有个雪窝，斜着向下去了。他又蹲下身子，朝那里看去。由于雪窟在这里突然改变了方向，从头顶射进来的光线又被自己挡了一下不能照进里面去，那里更加黑暗，看不出里面到底有多深。这是在雪窝里他又不能举火，只好用随身带着的木棍探路。再往下是一段陡坡，札兰丁一步步往前挪去，渐渐地他模模糊糊看到底了，可这雪窟的底部还是积雪，也没有艾哈迈迪的影子。札兰丁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会不会是上面的雪落下来把他埋了？札兰丁试着又往下走了几步，来到了雪窟的最底部，手举木棍向下探去。突然札兰丁脚下一滑，一下子坐在陡坡上，由于刚才他站住以后，绳子已经慢慢地松了，没有了牵引力的他向雪窝里滑去。就在这一刻，他的手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分明是一只人的脚。就在他高兴的心都要跳出来的时候，身上的绳子忽然用力把他提起，他连忙冲着上面大喊一声挣扎起来，可不管他如何喊叫与挣扎，绳子还是一直把他拉出了雪窟。

札兰丁被人们拉上地面，阿里叔叔和伊斯玛仪赶紧过来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架住离开那个雪窟，让他坐在雪地上，给他拍打着满身的土和雪。札兰丁眯起双眼使劲地摇晃着脑袋上的草屑、土粒和雪团，长长地出了口气。人们都围拢来用殷切的目光注视着他，阿里蹲下身子，小声地问：艾哈迈迪……

札兰丁点点头：我刚找到，脚底一滑，你们就把我拉上来了。

伊斯玛仪一下子瘫软在雪地里：吓死我们了，你那里绳子一顿，你叔叔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札兰丁抬头看了看阿里叔叔，笑了笑：没事，我已经抓到他的脚了，他在里面。

阿里一下子瞪圆了眼睛：人咋样？



札兰丁看着阿里摇摇头：我再下去，把身上的绳子给他系上一根，咱们把他拉上来吧！

阿里点点头。有几个人上前要求替换札兰丁，札兰丁抬头对大伙说：我已经去过一趟了，对里面熟悉，还是我去吧。

伊斯玛仪又拿过一根绳子，把它系在札兰丁的腰里，一遍遍叮嘱着：你记好了，用我刚给你的这根绳子拴艾哈迈迪，拴好后我们先把你拉出来，余下的事你就别管了。

当太阳像个血红的圆球爬上来的时候，艾哈迈迪被人们拉出了雪窟。他那过长的身体早已被冻得冰凉硬邦，一只单靴掉在了雪窟里，那只紫红色的和周围积雪形成强烈对比的脚丫直挺挺地摆在雪地里。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涨红，眼窝和嘴里满是积雪。阿里在他的跟前坐了下来，抱起了他的头轻轻放在自己的腿上，仔细地给他拂去脸上的雪，只见他眼睛睁得溜圆，眼珠高高鼓出像是要从眼眶的束缚里挣出来的样子，脸上的肌肉无序地扭曲着，张着大口的嘴角向两边使劲咧开着，一幅惊恐万分的样子。阿里慢慢地把他的眼角和嘴里的积雪一点点往外抠着，又把手放到他的眼皮和下巴上，试图给他暖一下已经僵硬的皮肤，好帮他闭上嘴巴和眼睛。他流着眼泪说：他不是想逃跑，他是起夜的时候遇到狼，被狼追到雪窝里去的。

蒙古小头目点点头：蒙古狼常这么干，把羊马往雪窝里赶，然后等明年雪化了再回来慢慢吃掉。

阿里看了他一眼，哼了一声恨恨地说：蒙古狼真毒！

蒙古小头目听出阿里话里有话，一看这情景又不便发作，识趣地回头进他们的帐篷去了。

阿里默默地坐在艾哈迈迪身边，脸色阴沉，剑眉倒竖，目光犹如一把钢锥一样扫过周围，鼻翼扇动着喘着粗气，他紧闭着嘴唇，牙关咬得嘎嘣直响。过了好一会儿，他低下头去看着艾哈迈迪，像是同他聊天一样说：就要到站了，起码也算一站啊，最后一天你走这么急干嘛？你说和札兰丁一块回去，陪他去找法图麦。我本来想把他托付给你，可你太不讲信用了。就是走，也该告个别吧，不声不响就溜了？这么大的个子，你也太没礼数了吧。



站在四周的人们听到阿里这番叨叨，忍不住都掉下了眼泪。大家站在寒风里，谁都不肯回帐篷里去，伊斯玛仪为艾哈迈迪拂去脸上身上的雪，他抬头看了看阿里，小声地说：咱们送他走吧。

过了半天，阿里这才缓过劲来，他抬起头看着伊斯玛仪，流着泪默默地点点头：送他回真主那里去吧。我们来自真主，我们终将回归真主。只不过艾哈迈迪成了我们的先行者而已。

阿里站起身走上山头最高处，站在那里向太阳升起的相反方向望了望，使劲踹了踹脚下那有些坚硬的岩石沙堆，对走过来的几个弟兄说：在这里刨个坑吧。大家记住，我们是从西域来的，我们以后礼拜就冲西，圣寺也在西边。以后我们中间不管谁死了，也让他面西为安。

阿里俯下身子在地上画下了一个南北长的矩形，大伙找来工具开始刨起坟坑。伊斯玛仪回头对阿里说：不要等了，打发他入土为安吧。

阿里默默地点点头。

当阿里用高亢的语调诵起《古兰经》的时候，人们这才渐渐地收起盈满眼眶的泪水，扭头朝西边望去。

万里之外的故乡还在蒙古铁骑的无情践踏中瑟瑟发抖，古老的中亚文明还在继续经受着一个崇尚野蛮的狼族后裔的蹂躏，她不幸的子孙还在因一两个贪婪之徒的罪孽承受欺侮，用几倍、几十倍、几百倍的热血与屈辱，成就着世界征服者的丰功伟绩。而他们作为蒙古人最先俘获的战利品被从温暖的家园赶到了这个冰天雪地的荒蛮之地。今后的路在哪里？他们的未来又会是什么？

阿里抬头西望，他的眼里再一次涌起了泪花。



第二章

又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傍晚。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终于到达了他们这次行军的终点站——蒙古高原的土拉河老营。

若干个世纪过去后，有一位民族史学家端坐在他的书斋里，对着面前的电脑显示器上的一组组数字沉思着。根据资料，他推断这支队伍到达蒙古草原的具体年限应为蒙古蛇儿年，也就是成吉思汗十四年冬，中国庚辰年的残腊，而此时西历已经进入了公元1221年的岁首。

对这位史学家来说，这一天和之前之后的任何一天没什么两样，就像说到公元221年中国的秦始皇登基称帝开创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和1939年德国的希特勒闪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一样，也就是一个年份的不同而已，是两组数字不同的排列组合而已。可对于被长途押解来的阿里、札兰丁叔侄二人以及同行的几千穆斯林同胞来说，这一天不管是哪年哪月哪天，那个数字是如何排列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由中亚的家乡锡尔河草原来到了东北亚一个陌生的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的蒙古草原，从一个自由的牧民变成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另一个牧民的奴隶。

而同是这一天却是蒙古人的节日。那些蒙古女人一见到自己的男人回来了，像吃多了辣子，脸红扑扑的，发情的母马一样拉上他们钻进蒙古包去，只留下疲惫的外乡人站在寒风里听着他们的欢歌。

晚上，蒙古人在草原上围成一圈，中间是几堆篝火，火焰上烤着整只的肥羊，他们一边撕咬着烤得发黄的羊肉，一边把用牛尿泡包着的葫芦凑



到嘴边大口大口地灌着烧酒。有一些男女一会儿嘻嘻哈哈地打情骂俏，一会儿又在火堆旁发疯般地扭动着笨拙的腰肢做出老鹰和奔马的样子，有几对男人像是在异性面前争宠的儿马子一样，你抓住我的袖子、我拉住你的衣襟撕扯在一起。马头琴拉出的调门和男男女女吼出的长调幽幽怨怨、哀婉凄切、辽远苍凉，像夜里草原狼朝着他们的长生天引颈嚎叫时的声音，与这里狂欢的场面极不相称。

札兰丁和他的伙伴被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参观了好一阵子，这会儿也已经支好了他们的简易帐篷，站在帐篷门口痴痴呆呆地朝那边张望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阿里走过来站在札兰丁身旁，和他一起看了看火堆旁狂欢的人们，回身掀起门帘进帐篷去了，他边走边对札兰丁说：进来吧。

札兰丁没动身子，他还在默默地看着那里红红的火苗发呆。看着蒙古人欢欢喜喜又跳又蹦的样子，他又想起了他的法图麦。

14 那是很早以前的一个古尔邦节的晚上，他已经记不起那年古尔邦节是在什么季节举行的了。两家大人聚在一起，萨乌丁老人那天宰了一只黑白羊做了牺牲，骑上马给邻居们分了分，又把好朋友哲麦里一家请了来，大人们坐在门前点起了火堆烤羊肉喝奶茶，札兰丁拿出爷爷专门给他留的葡萄干和法图麦悄悄地溜到房后，坐在如水的月光里拉着儿时的悄悄话。那时候，札兰丁还管法图麦叫姐姐。札兰丁说：姐姐，阿里叔叔回来说撒马尔罕可好了。他说要我长大了到那里去，还说在那里给我找媳妇哪。到时候我把你接去，你、我还有我媳妇，咱们仨人一块玩。阿里叔叔说那里有的是葡萄干，还有无花果，我给你买好多好多好吃的，还有……札兰丁一个人不停地说着，法图麦没有搭话，而是扭过头去自个看月亮了，札兰丁还以为她不相信自己，就扭转身子对着法图麦的脸，信誓旦旦地说：我说的是真的，不骗你。

札兰丁看到，在月光里，法图麦的脸上落下了一颗泪珠，他一下子愣在那里。法图麦扭头看了札兰丁一眼，把手里的葡萄干往他脸上一摔，猛地站起来扭头走了，只给他留下恨恨的一句：谁稀罕！

从那个晚上开始，法图麦有差不多半年时间不搭理札兰丁，有几次两